

短剧化的长剧为啥有了“集数焦虑”？

文化娱乐现象述评

“建议从第21集开始看”——在40集的古装剧《似锦》评论区，这条高赞留言如同短剧里常见的那记耳光，打在长剧集的叙事逻辑上。观众的解释直白而讽刺：前20集是“老套宅斗流水账”，后20集才是“权谋主线正片”。这种“腰斩式追剧”现象背后，是长剧市场正在经历的诡异分裂：它们拥有长剧的体量，却充斥着短剧的基因——主打“取其冲突，去其铺垫”，如同一锅只放辣椒却不熬汤底的火锅，刺激味蕾却无回味。

近年来，随着短视频平台崛起和用户注意力碎片化，长视频平台纷纷转向短剧模式，试图以“短小精悍”对抗“注水冗长”。优酷近期被曝计划将新剧集数控制在12集以内，引发行业热议。然而，这一改革并非孤例，爱奇艺“迷雾剧场”、腾讯视频“X剧场”等均已试水短剧模式，试图以紧凑叙事提升用户留存。央视影视剧纪录片中心也将打造精品短剧剧场，推动短剧精品化发展。

数据显示，长视频用户前五集弃剧率超50%，完播率仅20%—30%，冗长的叙事节奏和注水情节成为用户流失的主因。8集的《我的阿勒泰》、21集的《边水往事》、22集的《装腔启示录》等数据表现亮眼，验证了“浓缩即精华”。此外，短剧导演的加入，尝试将快节奏、高密度的叙事风格融入长剧，也为行业提供了新思路。

然而，集数缩短并非万能解药。不同题材对集数需求差异显著，比如悬疑剧适合短篇幅，而年代剧需更长的叙事时空。此外，韩剧单集时长多为1—1.5小时，若换算为国产单集45分钟的标准，其体量实为24—30集。因此，剧集的“瘦身”改革需在题材适配性与叙事完整性之间找到平衡，而非盲目对标海外模式。

这场长视频平台引发的“集数焦虑”，本质是“内容体量、创作逻辑与商业诉求的失衡”。大IP改编常被要求忠实原著，但动辄百万字的小说压缩到40集内必然删减，如《雪中悍刀行》因删减争议评分暴跌。平台40集的集数限制也在催化制作方，将剧集强行拆分季播，或者删去支线。《长相思2》时隔一年播出，虽然延长了IP生命周期，广告和版权收益都提升了，但是角色人设、特效、剪辑等诸多方面都引发口碑坍塌，豆瓣评分从7.7跌至5.9。

在长剧里“潜伏”的短剧元素，用一集一个甚至好几个爽点，让观众看得那叫一个过瘾，可是看完了却好像开启了无痕浏览模式。回望《潜伏》中那枚跨越27集的手雷，它不仅是戏剧道具，更是对创作规律的致敬：翠萍几次险失手雷、欲用未用，这种“延迟满足”的艺术，在算法至上的时代几近绝迹。

短剧化长剧就像预制菜，用工业香料刺激味蕾，却永远无法复制文火慢炖的余韵。对平台来说，集数限制本质是流量算法下的

“止损机制”，但粗暴压缩可能杀死《甄嬛传》式长尾经典。对创作者来说，短剧浪潮倒逼“叙事效率革命”，但若只求快节奏、强反转，恐丧失《漫长的季节》式文学性佳作。对观众来说，看似“抵制注水”的正义诉求，可能被平台利用为“低成本低风险”的借口，最终选择权依然匮乏。

短视频平台上，“3分钟看完某某剧”类视频日均播放量超亿次，引得长剧主动植入高光片段，方便切片传播。可等观众循着足迹再看回这些片段所属的剧集，却又失望发现，原来这已经是全部的看点了，3倍速都不够泄愤，直接关闭页面才是正当防卫。

当影视行业用大数据解构观众，用短剧逻辑改造长剧，用流量标准衡量艺术，最终却抱怨观众不再为好故事停留。或许国产剧真正需要的不是12集限制或40集红线，而是一场行业共识的重建：让创作者敢埋一颗27集后才爆炸的手雷，让观众不必自备“跳集指南”，让国产剧这个词重新成为好故事的同义词，而非万千信息流之中不假思索滑过去的一页。

驻京记者 赵玥
(本报北京今日电)



娱乐工业需要这把解剖刀

舞台剧《彩虹的尽头》首演

碎——16岁的朱迪凭借《绿野仙踪》跃升一线红星，却在好莱坞造星机制中逐渐迷失自我。到了1968年的伦敦，彼时的朱迪·嘉兰虽仍以天籁之音征服舞台，却深陷药物依赖、债务危机与精神困境的多重旋涡。当经典旋律再度响起，观众看到的不仅仅是歌者的吟唱，更是一个灵魂的剖白——对艺术纯粹性的坚守、对商业剥削的抗争，以及最终与自我和解的勇气。谢幕时，剧场内掌声雷动，甚至有观众热泪盈眶感慨道：“表演、音乐与情感共振的力量，让人仿佛触摸到了朱迪灵魂深处的光与痛。”

作为英国编剧彼得·奎尔特的国际成名之作，《彩虹的尽头》以尖锐的笔触叩问娱乐工业的残酷法则，自2005年在澳大利亚悉尼歌剧院首演后，足迹遍布伦敦西区、纽约百老汇等世界各地主要剧院。此次中文版的女主角由来自中国香港的舞台剧演员焦媛饰演，她深入挖掘出了这位传奇巨星内心的脆弱与挣扎，让观众在笑泪之中再一次被这位艺术家的辉煌与悲怆所震撼。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演员刘炫锐饰演的米奇作为朱迪的最后一任丈夫，以多重视角拼凑着朱迪的传奇故事。

演出采用了现场乐队的表现形式，乐队将朱迪的经典曲目赋予了新的生命力，爵士乐的即兴自由与剧情的起伏相融合，让观众置身于1968年的伦敦演唱会，在戏剧中体验人生，也沉浸于音乐的魅力。

本报记者 吴翔



镁光灯下的“朱迪”时而扮作明星唤醒观众对《绿野仙踪》的集体记忆，时而因药物戒断反应在后台颤抖……舞台与现实的割裂，恰如其分地诠释了“明星”身份的双重枷锁。由焦媛、刘炫锐等主演的舞台剧《彩虹的尽头》日前在上海茉莉花剧场首演。此次该剧中文版的中国首演在上海亮相，创作者认为今天的娱乐工业需要这把解剖刀，“朱迪的困境从未过时，当流量与资本裹挟艺术，每个时代都需要这样的警世寓言”。

该剧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制作出品，英国导演保罗·加林顿执导。舞台上再现了好莱坞传奇巨星朱迪·嘉兰的璀璨与破

“从北疆到海上——呼和浩特·上海油画作品展”在徐汇艺术馆开幕(见下图 记者 王凯 摄)。不久前，这一展览已在呼和浩特举办。在那片广袤的北疆大地上，艺术家感受到了内蒙古文化的深厚底蕴和独特韵味。在上海的展览不仅是空间的转移，更是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，开启一场新的艺术对话。

展览汇聚了来自呼和浩特与上海两地的艺术家创作的近六十幅作品，上海的现代都市风貌、海派文化、国际化的艺术风格，与内蒙古的广袤草原文化、丰富的民族历史和自然景观进行对比和融合，艺术家以油画作为共同的艺术语言，在南北文化的交融共生中，探寻当代中国油画的多元表达。

“如果说呼和浩特的展览展现了北疆文化的雄浑壮阔，那么上海站的展览，则希望在江南海派文化的多元碰撞中，激发出新

当草原上的白云与浦江的风 相遇在美术馆

的创作活力。”上海美术家协会主席曾成钢说，“这是一次关于地域文化的对话，更是一场美学观念的碰撞。”

从塞北草原到浦江之畔，从雄浑辽远的北疆到精微隽永的江南，不同地域孕育出的文化基因各具特色，却同样蕴含着中国艺术的广博气象。当北疆艺术的苍茫厚重与海派油画的实验精神交融互鉴，当草原文化的自由奔放邂逅江南艺术的细腻入微，二者之间所激发出的美学张力，正是“新海派”在当代艺术语境下不断生长、蜕变的动因。

策展人之一、呼和浩特市美术家协会主席崔雪冬的人物作品《努恩吉雅》参加了本次展览，他告诉记者，这个展览的构想最初始于他和潘文艳两位同学之间的讨论——“黄浦江遇到草原”，之后，想法逐渐开阔、深厚、丰富，便形成了现在的规模。

内蒙古艺术家的作品面貌并不仅仅是蓝天白云、草原牛羊，他们还用自己的手法描绘了心中的城市题材，比如云春生的作品《学》描绘的就是江南女子的温婉细腻，手边一杯美式咖啡的小细节点出了现代生活的浓郁滋味。

“上海这部分参展作品体现了上海青年艺术家的创作面貌，海纳百川的海派风格特征非常清晰，更多地表现日常生活。”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教授、策展人马琳说。据悉，今年下半年，上海美术学院还将与新疆美术家协会携手，共同举办新疆与上海的美术作品联展。

本报记者 徐翌星

